# 鹽政志

# 鹽政志卷之五

## 制詔

朱廷立曰。志制詔何爲也。言上以命乎下者也。上弗以命下何則焉。財也者。上下之所需者也。取之以足乎其國。縱之以足乎其民。弛張之道也。是故有制詔焉。志制詔

【漢】弛山澤詔文帝後六年。夏六月大旱。弛山澤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

利〔見王海〕

除山林池澤詔武帝元鼎二年。秋九月。詔曰。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見王海〕

減鹽價詔宣帝地節四年。詔曰。朕惟百姓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災。已賑貸鹽民之食。而價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見王海〕

罷江海租賦詔初元元年。四月。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見王海〕

罷鹽禁詔　和帝永元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榷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煑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行德化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見通考

唐除大臣檢校海內鹽課詔　唐開元中劉彤議檢校鹽鐵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校海內鹽鐵之課至十年八月十五日勑諸

州所造鹽鐵每年合有官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見通考）

## 減鹽價詔

德宗時詔曰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寖微强霸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榷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汙萊乃專鬻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貨日增榷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

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滋夭瘵。實爲痛傷。嗚呼。朕工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便人。征利滋深。疲甿至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斤峽內榷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見陸宣公

奏議

罷月進詔 順宗正元二十一年。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及正元末。遂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見綱鑑考

後唐減鹽錢詔　莊宗同光三年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淡冷顆鹽每斗與減五十糶鹽與減三十[舊通考]

定納蠶鹽錢詔　明宗天成元年敕諸州諸府百姓合蠶鹽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見通考]

後晉減價詔　天福元年敕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放減十文[舊史][通考]

稅鹽詔　七年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應有係屬州府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勾當[illegible]

後周稅鹽詔 太祖廣順二年。敕令夔州榷抽稅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依舊抽稅錢五百八十陌鹽五升。不得別有邀求。見通考。

糶鹽禁地詔 顯德二年。敕漳河以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不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錬。興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界。見通考。

宋減諸州鹽價詔 開寶初嘗詔諸州賣鹽斤六十錢者減爲五十。四十者爲二十。後顆鹽減至四十四。九年。又減四錢。見通考。

減廣南額課詔初嶺南令民鬻鹽一百一十斤爲石給錢二百後廉州言鹽田荒穢民新鋤治舊鹽課自八石至三石凡五等不能充其數望召減之詔蠲其半

見通考

罷昌州虛額詔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六千五百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掊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於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爲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移入他郡而積年之征不可遽免欲均於諸州作兩稅例出錢米以輸官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即令井戶鬻[illegible]爲

見考

宋

**罷河北榷官詔** 河北舊禁鹽。太祖建隆四年。始令通行鹽商。開寶三年。悉罷河北榷官。收其筭。斤一錢。往賣者倍之。舊榷利錢。均賦城郭居民。及門戶形要。隨夏稅輸之。亦差減舊數 見通考

**給通泰亭戶實錢詔** 初通泰二州。每一石給錢百十文。以布帛茶米充直。民甚苦之。開寶七年。始詔並給實錢 見通考

**校課詔** 太宗開寶七年。詔令諸州知州通判官。兵馬都監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校其殿最。欺隱者置于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見通考

寬福建鹽禁詔 太宗興國八年詔寬福建鹽禁見考索

特假免廬州南井額課詔 眞宗祥符元年十二月詔廬州南井竈戶遇正至寒食給假三日額課仍與除豁見通考

減廬州清井鹽課詔 三年正月減廬州清井鹽課三之一見通考

定稅額詔 仁宗天聖元年詔天下鹽稅取一歲中數爲額後雖羨益勿增無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見通考

罷三京諸路榷鹽詔 仁宗天聖三年上書有言縣官自榷鹽爲

害請通商以寬民力詔罷三京二十八郡榷鹽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交鹽於兩池 見宋考錄

更議鹽法詔 天聖七年。上言者請更議鹽法帝謂輔臣曰鹽民所食而疆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以贍養兵京師經費廣未能弛之耳詔不從其議 見

考見

停解池種鹽詔 初兩歲役畦夫官司侵剝通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景祐元年二月以積鹽多可支十年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利解河中陝虢慶成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追逮侵

制之優[illegible]

## 罷諸路博易詔

初制令商入芻粟邊地以券至京師支見錢茶香藥犀象等物請之三稅法或間支鹽以代京師見錢至景祐三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後康定間詔商人入中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而河北復出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然東南鹽利特厚商旅不願受金帛皆願得鹽[illegible]

## 罷密登歲課詔

仁宗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揚八州軍仍歲凶災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illegible]

罷邊中芻粟令入實錢詔慶曆二年復京師榷法並邊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帑藏愈虛大常博士范祥請舊禁鹽池一切通商能並邊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遠近及所指東南西鹽在京西者爲南鹽陝西者爲西鹽解鹽池爲東鹽盡弛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見通考

復除三京諸路鹽禁詔初天聖間罷三京二十八都榷法聽商人入錢銀京師授以兩池鹽行之未幾猾商射利滯法慶曆二年復行榷法四年命知汝州范祥與漕臣程戡議八年十月除禁以范祥爲制置解鹽使推行其法見

減邛州井課詔 慶曆六年。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風增鹽井課。王堯臣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是爲重困也。仁宗善之。遂減額錢一百萬 見通考

減蠶鹽錢詔 皇祐間。鄆兗二州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鹽得通海鹽收等如緇濰等州。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鹽皆罷給然百姓輸蠶鹽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文爲率。聽減三分云 見通考

罷河北兩稅鹽錢詔 王拱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榷滄濵二州鹽

下其議。魚周詢等以為不可。請重筭商人。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仁宗曰。使人頓食貴鹽。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仁宗。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曰。始議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今且盜販不已。若榷。則鹽貴。虜鹽益售。是我斂怨而使虜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料。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立以手詔罷之

蠲減蜀井鹽課詔 皇祐以來。屢下詔書。命亭戶給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必良。逋歲課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能承

上意焉蜀鬻井爲鹽者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故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爲功貽患後人朝廷切于除民害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前後不可悉數

蠲鐺戶鹽課許令代役詔 鬻鹻爲鹽大抵鹻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載地方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詔鐺戶輸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復遇水災又聽他戶代役百姓便之

罷榷河北詔 舊河北鹽無榷元豐中李察議榷詔如京東法榷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哲宗即位御史王巖叟言其不便遂罷

## 更新鈔詔

徽宗政和時蔡京變法委任吏胥魏伯芻以課羡第賞超遷至徽柔閣待制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中嚴計較其引訴害法不以官廢並處極坐徽至鹽袋紊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曰。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衆。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馳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歎。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

## 令淮浙輸鈔錢詔

高宗建炎初。詔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五十斤爲一石。六石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

## 淮浙商人貼納錢詔

詔淮浙鹽每商人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

已筭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十一月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于是始加嚴密矣

**增淮浙貼納錢詔** 四年增淮浙鹽每袋增貼納錢三貫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

**秀州亭戶折稅詔** 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納二稅依皇祐專法計納鹽貨以亭戶皆煎鹽爲生未嘗墾田故也

推賞增額詔 二年。詔鹽場官煎賣鹽。比祖額增者推賞

定兩廣鈔法詔 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爲率。二分令欽廉雷化州官賣。八分行鈔法。又詔廣東鹽九分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爲州用。可以相給而民無加賦。若客鈔既行州縣必致缺乏

減西和鹽值詔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詔減西和州賣鹽值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產七十餘萬斤。半爲官吏柴薪之費。半鬻于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爲西和州鑄錢本。鹽多地狹。每斤爲值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

罷廣南榷鹽詔 淳熙十年。詔節年廣南任數千里外。朕甚憫之。鹽民資以食。何者。官利其瀛轉而日鬻。以爲民病。朕遣使詢得其利害。始爲之更令。俾通商販。無令官鬻。然利于民者官不便焉。何者。官吏妄食異時悉出。如此一旦撓而壞之可乎。自此或有此等。必寘之法

實給諸路鹽本詔 淳熙郊祀赦。節間勘會諸路鹽場所緣不依時支散本錢。及有減剋之類。致有歲額不敷去處累降指揮約束。尚慮奉行不虔。仰諸路提舉司。常切遵守約束。所部須管依時支給。不得減剋。如有違戾。許亭戶越訴。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

罷淮浙總轄詔淳熙十三年。臣僚言總轄権制亭竈刻剝本錢。却從亭戶私煎盜賣。詔淮浙場見差總轄並罷。令亭戶自請本錢

罷循環鹽鈔詔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淮東提舉陳損之。請罷循環鹽鈔。乃詔循環鹽鈔住罷。將增剩鈔名改作五支文鈔。給筭與前已投在倉通理資次支散。俱見通考以上

罷福建諸路民戶鈔鹽錢詔嘉定間。臣僚奏。下詔。閩福建路建。劍。汀。邵。四州軍。科賣鹽。搔擾民戶。至於無本起綱。自行敷斂。重困民力。深可矜憫。可將本路鈔鹽二十萬貫。並與蠲免。却令本司于八州軍增鹽錢。並將樁留五

分鹽本通融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令後州縣不得更以前賣鹽爲名依前科敷搔擾令戶部散榜逐州曉示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許人戶越訴監司按劾聞奏重置典憲施行 見考索

國朝禁勢要行商中鹽詔 洪武二十七年凡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家人奴僕行商中鹽侵奪民利 見大明令

給資本鈔詔 宣德四年令各運司提舉司查勘中鹽客商竈民遠年事故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正統五年令遠年客商中鹽未支者每引給資本鈔三十錠成化十四年令正統四年前客商中鹽未支者淮鹽每引

給資本鈔三十錠。兩浙、廣東、四川、雲南每引二十五錠。河東、長蘆、福建、山東每引二十錠。其景泰元年以後。及今告代支放商行鹽照此例。○十六年。令永樂宣德正統間。客商所中鹽全未支者。各造冊送部。於原籍有司給資本鈔。每引三十錠。景泰元年以來未支引鹽。願關資本者聽。

停徵詔 正統三年。令竈戶逃移者。鹽課勘實停徵

恤兩淮竈丁詔 正統四年。令兩淮貧竈丁戶下該徵稅糧。於本府縣存收。免令起運

山東官臺折帛詔 正統十二年。令山東官臺場鹽課司。每二引折

納綿布一疋運赴
登州備遼東支用

兩浙水鄉竈丁折納詔景泰元年。令兩浙各場竈丁離場三
十里之外每丁歲出米六石。或折收價物
置立倉庫收貯。委官專掌。按季查筭。滷丁
代納鹽數若干。
照名給與食用

清草蕩詔景泰元年。令各運司提舉司及所屬鹽課司。原有在場灘蕩供
採柴薪者。不
許諸人侵占

兩淮折稅詔景泰三年。令兩淮運司各場竈戶。有該徵糧草。願折餘鹽
者。每正糧米一石。麥豆五斗。草
五包束各折徵鹽一十引

嚴代支詔 景泰四年奏准凡有代支引鹽者戶部行各該府衛繳勘各具結狀繳部方准代支及關給資本鈔或兌換引鹽如有詐冒發邊衞充軍

恤竈詔 景泰間戶部奏准各場煎鹽竈戶查應雜泛差役買顏料及解軍等項照例優免其該納稅糧照舊存留本處倉內交納遇有拖欠聽從糧長里長催徵辦納若有盜賊重事許令弓兵火甲捉拏詢問其餘詞訟不許徑自下場勾拘果與軍民干對者宜從中達巡按巡鹽御史批斷及轉行運司提解發問

禁勢要占窩詔 成化二年令各邊開中引鹽糧草俱不許勢要及內外官員之家平討占窩領價上納違者從巡撫御史糾舉 以上俱見會典

禁官員占中引鹽詔成化四年。制曰。如今各邊糧草不敷。皆因鹽法廢弛。弊出多端所致。今後內外官員之家不許占中鹽引。侵奪商利。虧損邊儲。其兩淮已差官整理。戶部興革利弊事宜。斟酌來說。欽此。

申嚴官員占中詔成化四年。制又曰。朝廷開中鹽糧。本爲實邊儲。省轉輸。乃利國經久良法。近體得各邊開中鹽糧。內外官員之家詭名關報。包中鹽引數多。中間有令家人子弟去買那不堪米麥上納的。有自已不行上納。轉賣與人。徒手得錢的。及轉賣之人止用價錢過多。卻稱斗頭大重。負害官府。因而減數上納的。那各邊鎮守總兵巡撫等官。非但不行禁革。中間有曲循人情。聽令遞同官攢

斗級或將官軍該支月糧指廒作數或將關出積年陳米相沿進納虛出通關的亦有自行包占鹽引轉賣與人的先將本處米麥收積臨期增價或摻和糠粃糶與客商上納的似此姦弊非止一端以致邊廩空虛軍餉缺乏好生不便恁部裏便出榜京城并各邊張掛曉諭多人知道除已往的罷今後遇有開中都依戶部奏准事例並不許內外官員之家中納包占其各商引數亦不許過名附近的赴戶部報名路遠并見在各邊居住的赴巡撫等官處報名都在監臨等官務存公道不許扶同作弊虧損邊儲如違在內從戶科給事中叅奏在外從巡撫并巡按御史糾察都治以罪不饒是

## 節行事例

長蘆鹽場折帛詔成化六年。令長蘆興國等六場。深州海盈等十三場。以五分納本色。五分照山東例折納綿布運赴河間府聽各邊支用

兩浙折銀詔成化二十一年。令兩浙鹽課浙西場分。每正鹽一引。折銀七錢。浙東場分。每正鹽一引。折銀五錢。解送太倉銀庫。候餘鹽支盡。仍納本色俱見

會典

禁越境私鹽詔成化二十三年。　詔曰。令後行鹽各照地方。不許越境販賣見節年事例

減兩浙鹽數詔弘治元年。令兩浙鹽課折銀。浙西場分。每引原定七

錢者減爲六錢浙東場分每引原定五錢者減爲三錢五分候鹽法通如舊徵納

則定代支詔

弘治元年令商人病故無子父母見在兄弟同居共爨不係別籍異財妻奴守制不願適人孫次乞養過繼保勘明白俱准代支妻若改嫁仍追還官其伯叔妾姪并在堂出嫁之女遠族異爨之人俱不許代支如有朦朧告發問擬如律

則准代掣詔

弘治元年令商人有支鹽出倉打引出場行至中途或已到架下病故者查勘無礙每鹽一引著令納米一斗賑濟貧竈准其代掣 見王璟奏

命都御史清理制　正德二年詔國家設立鹽法以濟邊餉所係甚重近來法令廢弛奸弊日滋鹽徒興販而巡捕不嚴課額虧而侵欺罔占勢要占中而商人支買不前小竈貧難而豪強吞噬不已草蕩盡歸於富室鹽價乾沒於總催加以公差人員假托夾帶設無紀極各該官司盤詰科擧全不用心如此弊端難以枚擧運司官吏既多姑息逢迎巡鹽御史亦或因循玩愒通關每年申繳實數全無完足以致鹽法大壞商賈不通卽今各邊多事供餉浩煩開中引鹽減輕價值而出榜召商全無告中弊至于是可不痛爲淸革令特命爾前去兩淮及長蘆等處公同巡鹽御史督同都布按三司幷運司府州衛官員查照舊制及近年節次奏行事

例將彼處鹽法逐一整理詢訪民瘼禁革奸弊撫恤小竈鋤治豪強衛捕私販嚴謹秤掣查盤逝年鹽課追究虧欠斷折勢要占中奏討者照舊裁革商人見在守支者依期撥給其一應公差人員假托名目夾帶私販者依法盤詰參究私鹽入官其餘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勑內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從事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各該司府州衛官員勤能幹濟事有成效者具奏旌擢怠惰曠職推諉避事者指實參奏爾受兹委任尤須秉公持正殫心竭力務俾宿弊盡革鹽法疏通課額不虧邊餉得濟如或因循鹵莽徒具虛文責有攸歸爾其欽承毋忽故諭 見節年事例

慎擇官員詔 正德五年詔朝廷以鹽課事重特加意整理必須得人分

治方克有濟這推選官員都依擬著做監察御史在外便行文書去取著馳驛上緊來各照分定地方寫勑與他每去俱要用心與舉鹽法除革奸弊各處商人奸僞詐冒者多查有遠年支過并補完截角舊引影射私鹽的照例拏問從重治罪還各斟酌地方事體應該作何處治奏來定奪但係行鹽地方就行督令官軍民快巡拏緝捕盜賊待一二年後果有功蹟恁部裏訪察陞用如或貧懦不職指名參奏降黜見

節年事例

除倍價詔　正德五年詔各處商人報中糧草近因新例不給價銀及反陪原價已令該部給價免追詔書到日俱照舊例報中上納照數給價原欠者陸續補

給官糴糧米盡行停止〔見詔書〕

蠲免消折逋課詔 正德五年詔兩淮兩浙長蘆四川各鹽運等司近年查追拖欠遠年鹽課將竈丁追逼逃竄或有淹禁致死者除已經開中有引照舊煎辦給商及存積在官聽候中賣外其餘自正德四年以前未經開中額數拖欠或有堆積年久風雨消折等項巡鹽御史勘實一體蠲免遇有納剩餘鹽或小民自行煎辦鹽斤不多者仍照舊例許令本處貿易不在興販私鹽之例〔見詔書〕

優商詔 正德五年詔各處商人先年報中糧草已納在官未給鹽引者照數給與見鹽未納者悉皆釋放追陪〔見詔書〕

## 禁奏討殘鹽詔

正德十二年。詔各年風雨消折等項殘鹽。已有旨准買的外。今後一應商人勢要人等俱不許違例奏討。以致阻壞鹽法。有悞邊儲違者定行拏問重治

見節年事例

## 嚴革官商阻壞鹽法詔

正德十六年。新詔權勢中鹽侵奪民利。并容商中鹽增價轉賣。俱問罪入官律有明禁。近年以來姦商投託勢要。每遇開中盡數包占轉賣取利。甚至奏開殘鹽。減價中支。每米一石支鹽四引。任場買補。夾帶私鹽。阻滯正課。以致鹽法大壞。邊儲告乏。非[illegible]有犯鹽。當追沒。詔書到日。巡鹽御史各遂司官。即便查訪鹽糧勘合內。坐已支未製。并未派未支鹽課。但係商人

投託勢要詭名占中賣窩買窩及河東運司鹽課例該宣府中納彼勢要奏討賣窩別處開中幷奏開殘鹽減價報中者悉照大明律裁革入官不許放掣派支敢有將勢要中鹽賣窩買窩情由設計隱瞞仍舊冒支官鹽掣賣者許諸人首告給賞正犯追完鹽課發邊衛充軍干礙勢要奏聞處治巡鹽御史運司官吏知情容令掣支各治以罪其見堆皇鹽幷各處已賣銀兩未賣鹽斤盡數入官各項入官鹽課巡鹽御史作急回奏戶部查照邊儲急缺去處開中本色糧料以濟急用



鹽政志卷之五終

# 鹽政志卷之六

## 疏議上

朱廷立曰志疏議何爲也爲鹽事鹽政者也利其國不遺其民本乎情不忘乎法言乃善焉發是而求其他是政之臣言者也而何言之貴焉志疏議

【漢】文學大夫議惟始元六年詔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問民疾

苦。文學對曰竊聞治道妨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罷鹽鐵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爲暴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用度不足故興鹽鐵均輸以佐助邊費今欲罷之則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

曰匈奴桀黠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陛下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鋭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今廢道德而任兵革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内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絶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絶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貨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

古者之賦稅於民。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萬物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侔利。自市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海詩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倫六十餘人**

方孝孺讀漢鹽鐵論。夫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即位。詔賢良文學。願罷鹽鐵均輸官。弘羊爭難之。寬集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為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

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之。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畜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 衛覬監賣議

建安時。關中民流入荊州者數十萬。覬乃上議曰。鹽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

給乏。勸耕積粟以豐實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

魏甄琛弛禁議

正始三年。四月。御史中尉琛上表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鄭護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禁與民共之

元王㵾榷鹽議

正始三年。四月。錄尚書彭城㵾覆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供大官之用。宜如舊。魏主

卒從琛議。○胡寅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實有近實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方孝孺論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禁其一物者也。善哉斯言。天下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鬬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皆唅

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爲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後魏高陽清河王請復禁河東鹽議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延興末。復立監司。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澤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不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是以因之立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輒取以資。所濟爲廣。自爾霑給。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

百頭以此而進非可稍計

## 長孫稚收鹽稅議

孝莊帝永安元年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云臣前違嚴旨徑解河東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也略論鹽稅一年準絹三十萬疋昔高祖昇平之年循創鹽官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寶天產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已輒付所部依常收稅

## 唐 劉彤檢校鹽鐵議

開元中劉彤上表曰臣聞漢武爲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

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當今宜之。夫鬻海爲鹽。採山鑄鐵。伐木爲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豈無謂乎。然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降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

惟在陛下行之

皇甫鏄請免亭户差役疏 元和中鏄奏應管煎鹽户及鹽商并諸監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勑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奏聞貶黜刺史罰俸再罰奏取旨施行從之

程异請勒停稅錢疏 元和十三年鹽鐵使程异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赦文諸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擅加科配事非常禁一均禁斷者伏以榷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為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伏請準赦文勒停從之

韓愈論張平叔變鹽法狀○論差人自糶

論官鹽一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價利一倍者臣以為百姓貧多富少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以利歸于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約以時還用此兩得利便令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關已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糶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而食自然坐失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也

論鄉村糶易一平叔請令將鹽就村糶易臣以為鄉村遠處不可令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論宰相充使一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必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

爲使無益也。又宰相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擧之。此又不可行者也

論減課得錢　一平叔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法變。則弊端隨事而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羸利耶

論糶鹽加京兆以下官料錢　一平叔欲令府州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司錄及兩縣令。其餘觀察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叅軍料錢。各有差者。臣今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

論以糶鹽錢爲州府殿最　一平叔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者。臣以爲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非唐虞三載考績之義也　論

**定鹽脚價** 一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每二百里斤加二文。量地遠近險易。每斤加至六文。以充脚價。名爲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臣以爲今京師鹽價。每斤四十。此諸州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且脚價用五文。官與二文。用十文。官與四文。以此計之。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實得二十八二十六。百姓用錢。實三十四三十六。公私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以此言之。不爲有益

**論召民車送納** 一平叔請令及農隙召車般鹽送納都倉者。百姓將車載鹽。先皆齊集。及至請受。皆被停留。故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錢十文。此又不可也

**論處分漏失私糶** 一平叔稱停減收課。

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又請量留官吏。於倉場。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處分漏失私糶者。平叔所管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至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論一年未責課利

一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有餘。日用不足。請以一年以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校多者。臣以為方今國用常苦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所可行者也。

論糶鹽人無遺漏

一平叔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惰。因其所

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搉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搉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論隨日輸糶鹽錢免民困弊

一平叔云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食鹽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必無攣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其價貴賤所校無多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

論據口給鹽治其遲違

一平

叔云長吏不親公事或云當界無人糴鹽
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鹽
治其遲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
姓免更流亡今令責納所謂擾而困之也
百姓貧家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
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
安百姓轉致流散此 論禁商人不得求覓
又不可之大者也
職事 一平叔請派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覓
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
請令嚴加訪察如有違犯貲財納官仍充
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既奪其業又禁
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
磑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
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 論重法禁人喧
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訴一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切加收捉者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韋處厚承論張平叔變鹽法議 臣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醝務實非所宜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

白居易院場吏職議 伏以國家鹽法久矣鹽利厚矣殊不知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壞利厚則姦生姦生則利薄良由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蓋院場既多則各慮商旅之不成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課利之

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美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人愈饒法雖行而姦緣課雖存而利失

鹽商議 居易又曰臣伏見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為鹽商少出官利惟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榷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管榷明矣蓋山海之饒利歸私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

元稹錢貨議 臣以為百姓之困不獨在於錢貨徵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為黎庶之重困不在於賦稅之暗加患在於剝奪之不當號令之不行耳今

天下賦稅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蒞之則生息。貪愚蒞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賦稅暗加之謂乎。自嶺以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以外。以鹽帛爲交易。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以來。天下之財。限爲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然而有進獻以市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以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國家之貨財。不足則取之。有

餘則拾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邀恩。成我之怨府哉

【宋】郭泌劍南諸州增價議 川峽鹽。開寶七年。詔斤十錢。又令幹鬻其羨利者。但輸什之九。太平興國二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爲錢七十。鹽井潛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置彌艱。加以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而豪民黠吏。相與爲姦。賤糶於官。貴糶於民。至有介獲錢數百者。有司虧失歲額。而民間不得賤鹽。望稍增舊價。爲百五十文。則豪滑無以規利。民有望以給食矣。從之

孫冕江湖通商議 咸平四年。秘書丞直史館冕。上言曰。茶鹽之制。利害相須。若或江南荊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

為利實多。今若便放行卽南中州軍。且令官賣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易交引。往至亭場。川路修遠。計須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卽間官賣鹽課。已倍利入。縱其全集。稍侵官額。然以增補虧。於官無損。緣邊入中委輸愈多。況三路官賣舊額止百三十萬貫。臣計在北所入已多。在南所虧至少。借額錢數。必甚增盈。其淮南禁鹽。有長江之險。但嚴切警巡。明立賞罰。則官賣鹽課必不虧。懸設使淮南與江南荊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以中糧草。贍得邊兵。以中納金銀實貨之官庫。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戶民。冒涉寒。借加荊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地理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

陳恕詰江湖通商議江湖之地。素來官自賣鹽。禁絕私商。良亦有以。蓋由近瀕海之地。息犯禁之人。官得緡錢。額資經費。且江湖之壤。租賦之中。穀帛雖多。錢刀蓋寡。每歲買茶入榷。市銅鑄錢。準糧斛以益運輸。平金銀以充貢入。乃至京師便易。南土支還。贍用之名。實籍鹽錢傾助。居常度費。猶或闕供。今若盡許通商。則後頓無儲擬。未有別錢備用。鹽法詎可更張。且變制改圖。事非細故。若匪官鹽住賣。則又私商不行。即令住賣官鹽。立之一年課額。況行商算畫。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鹽。邊塞私旨入粟。假令敢入私物。復請官鹽。首初運到江湖。必須官私競賣。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糴商鹽。則官鹽不售。並依官價。則私價太高。公私矛

盾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况不即任責而望商人之中糶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糶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邊上折中一歲之內入數甚微糧則不及萬鍾草則都無一束近者陝西鹽法亦令納結資邊一年之間數亦無幾全亡實驗但有虛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既私商雜擾兩浙必官鹽流離透漏浸淫禁不可上乍變易則江湖為首終紊亂則淮浙相兼大失公儲莫救邊備施於今日恐未叶宜

三司解鹽行貨議 景德元年三司定唐鄧十二州軍南鹽依西鹽

賈利丁逐處州軍入納見錢發引赴解州榷鹽自此數州以來解鹽交引至少並無

納到錢物虧損官中課利臣請依舊在京榷貨務入中金銀錢帛交引於解州取便於他場領鹽依舊只於唐鄧十二州軍貨賣即不得帶過陝西陝西州軍入納錢銀糧草依舊兩池請鹽只得於鄜延二十五州軍貨賣不得帶入南州唐鄧如此則在京與陝西各得見錢用矣三司詳定請如所奏

## 盛度通商五利議

仁宗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盛度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惟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

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眞鹽。三利也。帶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監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

## 王隨通商五利議

仁宗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眞州。自眞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雜以砂土。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而莫能止。兼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貧困爲盜。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

及粟帛計直于鹽。鹽一石約受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三利也。昔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

## 吳中甫請鹽城設官督察議

景祐初漕淮南粟兼制置使公事中甫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告縣舍亭竈綦列。相去亘百里。掌出納皆以倉爲主而不出郛郭。故私鬻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傳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私鬻可禁。仁宗可其議

## 范仲淹論弛鹽禁議

慶曆中。議弛鹽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不

可。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爲今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 余靖罷河北禁榷議

河北滄濱二州鹽。自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爲額錢十五萬緡。慶曆中有上封者。請禁榷以收遺利。諫官余靖爲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摽點義勇及諸色料率。數年未得休息。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收其稅。若一旦榷絕。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鹻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

若高。犯者必衆。近民怨望。非國之福。其議遂寢

**孫甫諫通羌鹽議** 初烏白池鹽。西羌擅以爲利。自繼遷叛。乃禁毋入塞。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於縣官。諫官孫甫等言。輦運疲勞。又並邊戸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羌人所販青鹽。不能禁止。解鹽利削。陝西財用屈矣。乃不許其請

**張方平論河北榷鹽議** 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平奏曰。臣伏見

河北諸州所產鹽貨。自太祖開寶間。罷禁通商。止令收稅。昨聞臣寮擘劃。欲榷買滄濱鹽入官。召商入中邊上糧草算請。臣以爲榷滄濱鹽。即須禁止諸州小鹽。不禁則

侵官中課利。若禁則十數州郡從此民必受弊。何者。河北一路。除滄濱出鹽外。其深冀邢洺等十數州。地多鹹鹵。不可種植。民以鬻小鹽為業。衣食賦稅。皆仰於此。若禁斷一旦失業。散而為盜。則所虞非細。近因朝廷下本路都轉運司。相度事雖未行。民心已疑惑。況本路鹽額。每年所入利亦不少。今使改用榷法。或商旅未信。不來筭請所得年額。未必增羨。聞都轉運使魚周詢。已條具利害。亦云榷法不可行。止乞增稅臣切謂此舉。於事體利害最大。乞且停罷如朝廷已議不行。猶恐彼處民或未知。亦乞下本路諸州軍告諭。使一方之人。各安生業。

包拯論陝西鹽法疏皇祐元年。十月。疏曰。臣奉勑差往陝西。與

轉運使范祥議鹽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備知前法。自慶曆二年。因范宗傑擘劃禁榷。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遂州衙前等般運鹽席往諸州。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其公人衙前估計家業。每值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兩席。雖家業已竭。而鹽數未足。臣寮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有司執議。務不施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寧軍。見其為患之甚。因乞依范祥擘劃用通商舊法。今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糧。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榷貨務大支官錢。兼寬得諸般差役勞擾。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沿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而橫有沮議。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若復舊日禁榷

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弊。是先有小利而終爲大害也。若許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是先有小損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恤民爲本。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輕信橫議。又欲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甚明。但於轉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耳。伏乞朝廷詳酌指揮。

## 歐陽脩河南北田稅議

嘉祐伍年。脩爲樞密副使。上奏曰。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下等田有白鹼鹹地。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殖地。一例均攤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恤。放鹽不禁。只

今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之意哉。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謂所均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爲罔斂害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

## 趙抃罷江淮諸路運鹽司議

臣竊見近年置江淮等路運鹽司。意者以上江州軍闕少鹽貨。因置發運之權。以濟諸郡之乏。今已數歲。未見有異效者。其實無補於事也。或州軍闕鹽則本司申發運司。或支或未支。尚發運而

不由本司也。公文移下。或行或不行。列郡從發運而不從本司也。何哉。蓋權行均而勢使之然。名不正而都無所濟。徒冗長乎其間。正如贅龐之爲爾。唯是鹽綱人員兵相。經過到發。參辭催督行移。如此等事。實爲煩擾。但沿河排岸催綱司悉能行之矣。臣愚伏望聖慈指揮。其運鹽一司。特令廢罷所是應副諸州鹽綱。依舊委制置發運司。一切責辦。使不悞事。去冗局之一無益。亦寬恤之一端也

夏竦平莞權疏 竦爲三司使上疏曰。伏以齊桓疆主夏盟。始議鹽鐵。漢武外事夷狄。乃興莞權。魏晉周隋沿革非一。唐氏因之。兼增權數。山海之饒。盡於國矣。夫利藏於民。民不可盡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君以民爲心。民以君爲

體。未有心勞而體逸。支瘠而身壯者也。國家富有。征稅。充牣府藏。雖君上之心。務推寬大。而聚斂之臣。競爲苛細。刻取羨餘。不知紀極。至於海濱之民。食無鹽味。若有與販。必與吏共。是密於平民。而法寬姦猾也。切爲陛下惜之。夫莞榷不可廢。亦不可急。急則民怨於上。緩則利歸於下。在任廉平之官。削除冗制。務存大體。上不虛國。下不迫民。則政在其中矣

## 范純仁減江淮諸路鹽價疏

江東轉運判官純仁疏曰。臣伏見江淮諸路鹽價大高。私販僥利轉厚。所立刑名。亦重過於盜賊。而又不分强竊。刑重則民思苟免。而竭力拒捕。不分强竊。則民知等罰。而務結羣黨。若非朝廷別

立法制。則恐更相扇誘聚黨轉盛。凶年饑歲遂爲盜賊。伏望聖慈指揮。將江淮南荆湖福建等路官賣鹽價。幷比附兩浙體例。逐斤減價出賣。及令三司將私鹽條貫重行刪定。分爲兩等。持仗及不持仗十人已上。即依舊條施行。如不持仗不滿十人者。並依空手竊盜法。計贓定罪。其贓各以逐處鹽價估定。如此則法制平一。民漸知禁矣

蘇軾論罷登萊榷鹽狀 知登州軍事軾。狀曰。臣切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生。太半去爲盜賊。然非臣所當言者。

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止是居民吃用。令榷入官。而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又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又萊州亦無榷鹽。與販事體與此同。欲乞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

中書省陝西鹽鈔議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

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邊
糴之患。請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
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令三
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鳳
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八年。中書
又言。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則鈔賤
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入中商人。或
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即爲兼幷所抑。
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
置鈔以市價平之令。當定買兩路實賣鹽
一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軍
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陝西
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
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
然有司給鈔益
額。猶視其故

章惇河北榷鹽議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河北陝西並為邊防。今陝西榷鹽而河北獨不榷。此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詣海陽。及鬻小鹽州縣小鹽[illegible]鹽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施行。因文彥博論其不便。詔如舊

定兩監鹽法議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復言河東之東西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糧草增饒給錢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蔭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利。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并邊市糧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於

本路

沈括運解鹽於蜀不便議 熙寧中。患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脩起居注沈括以為不可。遂寢

黃炳增虔州官估議 熙寧中。江湖漕鹽雜惡。官估高。民利食私鹽。故盜販者衆。而虔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朝廷以為患。職方員外郎黃炳請增近歲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虔州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糴鹽一斤。隨夏稅錢入償官。從之

周輔初措置福建鹽法議 熙寧中。周輔以建劍汀邵武官

貴鹽若高漳泉福興化鬻鹽價賤故多盜販賣於貴處請減建劒汀邵武鹽價募上戸爲鋪戸官給劵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

復措置江西鹽法議 輔曰汀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請罷運淮鹽通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勻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

李察河北榷鹽議 元豐三年京東轉運使李察言濟濮曹澶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令稅法置買鹽場盡竈戸所鬻鹽官自賣之禁以爲市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乃詔以京東法榷之

韓絳兩監通商鹽法議 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通商乃令

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即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之加運費

蘇頌乞減定淮南鹽價疏 淮南轉運使頌奏疏曰。臣伏見

淮南一路。財賦浩繁，尤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連併不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侵奪公利而然。且瀕海鴻鹵所生，而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刑不可禁。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旣利於私易。則官鹽無由得行，只抑配坊郭人戶。及過往舟船。如此。課額

何從而發辨也。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行。且於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鄰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王巖叟論河北榷鹽之害疏 監察御史巖叟曰。臣切見

河北新行鹽法其文纖悉皆具所以用意於國家收利於公上不為不至。初必謂官不勞而法可行民無苦而利可得。臣今觀之大異於此運載之車名為和顧而郡縣甚者或無可顧者則不免有配車於上戶但一歲之間或至數四其能勝乎。戢而

至官官自責之勢須準留以備消耗故買者又不免有分兩不足之弊平日商旅通行隨力大小乘時輦置鹽亦有餘民間不有闕絶今車脚既艱運載不續謂之良法固如此乎議者必曰止籠商賈之利以歸公家而無所增於民耳今則民間鹽價增貴一倍是乃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爲息爾所以萬口咨嗟仍聞去城貧家下戶往往不復食鹽至有以鹽比藥之語夫增價於民而收息於官以爲與劫其誰不能雖十倍之亦無難也顧於百姓何如爾願陛下不以損民爲利而以益民爲利復鹽法如故以爲河北生靈無窮之賜

王巖叟復論河北榷買不便疏巖叟又奏

日臣覩朝

旨差范諤相度河北轉運使范子奇所奏
乞今鹽稅收十分稅錢事臣亦知商賈有
自請於官乞罷榷買而願納倍稅者此蓋
患榷買之奪其利而巧爲是謀主計者但
知能於商賈倍得稅緡而不知商賈將不於
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臣近論榷買不
便且錄慶曆六年仁宗勑書繳進意謂得
經聖覽不復更有此指揮今既未然理當
再有論列伏以仁宗既不行三司榷買之
法又不從運司增稅之請直直批云朕慮
河北軍民頓食貴鹽可且依舊一言感人
淪於骨髓刻之琬琰明若日星方是時計
歲所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爲公家之
利傳且久邪意以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
與於近不若圖於遠故特捐數十萬緡之
息以爲數百家無窮之惠歲月雖舊而恩

意則新。今陛下卽位。正宜復以祖宗一言感悅天下。豈宜以小利失人心也。仁宗勑書之語。自河而北。人人共知。不可違而違之。如陛下名義何。且以利害義。非善謀也。以怨易恩。非忠告也。臣乞賜罷諤勿遣。特以慶曆勑書申諭言者。以昭陛下惠愛之心。以塞計臣聚斂之意。則不獨河北之人幸甚。實天下幸甚

## 戶部置制司禁八州榷官自鬻議 哲宗元祐元年。

戶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鎭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禁榷官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爲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筭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到鹽錢。給特運司糴買。從之

## 范祖禹封還解鹽專置使狀疏

哲宗元祐六年中書省錄黃欲專置解鹽使不令轉運使副兼領者臣伏見仁宗慶曆中以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行禁榷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鹽法至八年乃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置制解鹽事盡革宗傑之弊課入亦增祥初建議論者爭以為非而韓琦包拯等皆以為便乃擇祥為陝西轉運使及李參代祥祥課遂損嘉祐中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及祥卒薛向繼其後祥與向號為能言利豐財之臣皆以提轉兼領祥後雖嘗專領卒歸之轉運司由此觀之鹽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置使也自仁宗嘉祐以來不置已數十年今復設官吏別為一司公私先有勞費權輕則不足以動州縣

重則又增一監司。州縣承稟。不無煩擾。蓋監司之外。若又置使。則爲尤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治道貴於簡便。若每事專設官。轉運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爲職哉。今陝西有都轉運使。副判提點刑獄。皆可以隨資序用之。若選擇知監事者一人爲監司。使之兼領。亦豈敢不舉職。若在轉運司於鈔法有害。則提刑司兼領。亦范祥故事。雖增監司一員。猶愈於別置使之煩也。臣愚切謂作事謀始。未敢行下。所有錄黄謹具

封還

劉安世論陝西鹽鈔疏 哲宗時。諫院右正言安世疏曰。臣伏

見陝西鹽鈔之弊。莫甚於今日。向者鹽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賣至京。隨處價直增

損不過三五百文。是故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闕陝每鈔一席價錢僅及十千。纔至西京。所賣不及六貫。或就解池請鹽一席。脚乘之費。通約一十二千。般至西京。止賣七貫。已上。鹽鈔與般鹽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其弊皆在官司自求羸餘。以補支計。不詳法度與民爭利。且鈔法本欲沿邊召人入中錢物。給鈔支鹽。以實邊備。隨處或賤或貴。容人趁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利。今則官司自契勘價錢。州軍收買。却於價高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陝右素無出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鹽鈔。故不免競添高價收買。此鹽鈔與民爭利也

## 楊時請罷榷鹽法議

諫議大夫時。時奏曰。榷鹽自漢有之。非一日

也。周世宗征河東。潞之民遮道[illegible]法十不便。世宗會所得息。均之人戶。[illegible][illegible]中。歲議再摧。神宗不行。凡可以富國利民者。[illegible]無不為。今鹽息散在人戶者。輸之如故。又設官置司與它路等。其爲害深矣。江浙有春均與之。爲蠶繰之用。蠶熟以絹償之。未爲勸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利入官已多。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官吏迫於斂取。皆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怙不加察乎。前比定賦。蓋常不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監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盜販。致有虧欠。而州縣苟逭譴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爲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舊也。臣切謂宜一遵祖宗之法。

罷提舉鹽司。使之自便。無敷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諸路所得。各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漕計不乏。則橫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議者必謂罷榷鹽法。而中都必至乏用。臣切以爲不然。蓋自榷貨務所積。皆充御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儉節用。一毫不妄費。焉用此物爲哉。且榷貨務在祖宗時。鹽鈔自有常數。以備經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

**魏伯芻自陳課最議** 初政和再更鹽法。魏伯芻爲蔡京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輳而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

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謂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

## 宗澤請復京東河北稅鹽法議

高宗建炎初。知開封府澤奏曰。臣切見京東青相密登萊諸路。自太府府卿鄭僅建行稅鹽法。宣和三年。宰相王黼用事。始罷河北京東稅鹽。其意只欲在京榷貨務入納數多。應副目前用度。

逐為東北之害者十年。臣亦皆歲計之。行鈔鹽比之稅鹽大段虧少。蓋稅鹽不拘錢數多少。皆可買販。故民易於得鹽。若鈔鹽非富商大賈以千萬計。不能為也。無事時商賈乘時要利。人食貴鹽。況今道路梗澁。商賈不行。以今春夏觀之。官鹽無處買販。遂令盜販專利。偷竊官鹽。乞將宣和三年以前稅鹽地分。並依舊法。不惟官收其利以資州縣闕乏。亦可止絕私販。兼於鹽法別無妨礙。委是經久可行。實有助於諸州縣糴本。且安京東河北兩路人心

## 吳逵定鹽綱數議

紹興二十七年。福建提刑吳逵上四州并屬縣共般鹽一千六百萬斤。據地遠載價。比舊減三分。令官自鬻。不許敷民。舊措司取於州

縣。號增鹽錢。斤二十八文。今減九文。提舉司收吏祿錢一文。亦減三分。帥漕兩司皆不責鹽以浸州縣課。轉運司鹽本錢亦減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漕司之便

胡安國上恤民論 紹興中。胡安國上曰。祖宗時。鹽法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於北者。與編戶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所謂以義為利也

王十朋請革科鹽議 切見瀕海郡縣鹽為民害最者。昔州縣科鹽自有定額。其後掊克聚斂之臣。提舉海之職者。倍增數目。以為民患。縣令兼鹽任

者又從而增之。以僥倖功賞。胥吏因緣爲姦與鋪戶相見爲弊。增額以科民間。累經臺部監司投牒陳理。而郡縣多端壅隔。其弊莫去。今欲乞委賢明郡守清强官屬根治胥吏。痛革

多科之弊

葉適論監司不職疏

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運司。則刻剝州縣之財賦。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總制錢爲職。而刑獄冤濫。莫知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剩利於榷務都場。而

提舉司受其措留掌其住賣督其煎鬻爲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速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爲職國紀民命何賴於此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

## 復論鹽患疏

曰何謂鹽利之患以權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鹽利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權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

## 毛注論變鹽鈔法疏

侍御史注言徽宗崇寧以來鹽法頻改神

宗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廻載。爲轉運司之利。乃許人任便用鈔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鹽多寡。爲州縣殿最。一有循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爲沮法必重奏劾譴黜。州縣孰不望風畏威。競爲虛應。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二等以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爲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爲常額。是爲害之大者。又朝廷自昔謹三路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它。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爲河北之備。東北爲河東之備。解池鹽爲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錢法。河東三路至

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紬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支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淮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時。商旅皆悅。爭糴運草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之倉廩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爲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擡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更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乃以見錢四分。鹽斤六分。榷貨務惟得七十

千之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瞻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復熙豐舊制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薛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遽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榷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閭人攘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為有妨無以既往為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効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儲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樁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

以鈔引爲輕費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救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椿留以爲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爲分數支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爲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略惟詳酌可否施行

## 趙元鎮論福建兩川鹽法議

奏曰切惟川廣福建之民尤宜優卹以其疾苦赴訴去朝廷遠而變亂竊發遽難救止故凡鹽利與民共之而不榷近以國用窘急始議榷焉福建兩川鹽臺諫臣寮數已開陳其弊言猶未行而

近見張浚申明欲措置四川鹽利為經久之計是何中外不謀而同遠方之民亦不容其少安邪浚蜀人也蜀之利病宜自知之願陛下手詔諭浚俾令裁酌及令三省詳議福建鹽法所得所失孰大孰小姑致重失民心斯為盡善

廷臣禁私鹽弊議孝宗乾道元年臣僚言私鹽不可禁者蓋有未去之弊三亭戶終歲勤動適足以資其寄居之請托一也煎煉之初而監司頻多剩時放債以要其倍稱之息二也多藏私鹽以規厚利胥共為表裏互相蒙蔽三也

臣僚論閩中鹽筴五弊議乾道三年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五本錢不支減尅糜費一也影帶私鹽未嘗檢察二也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雜

而私鹽負三也未嘗警捕莫之誰何四也令之邑官敷賣食鹽多給虛券其見在鹽部封椿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不願請鹽只納敷數之半以貼陪官積累陪貼將官鹽貯之別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官鹽分則謂之請鈔鹽五也

## 葉衡分路措置私販議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之源鬻海之利居其半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之害也且以淮東兩浙鹽貨出入之數言之論鹽額則淮東之數多於兩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所得錢論之淮東多於兩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之三蓋兩

浙無非私販故也。

乞委官分路措置

臣寮均廣西鹽數議淳熙六年。臣寮上言。切見廣西州郡。恃鹽以爲命而制其輕重之權者。轉運使也。然一路地里之遠近。舟車之便否。戶口之多寡。商賈之去來。郡異而縣不同。如邕宜融等州。民戶稀少。不通行旅。所賣之鹽。不過本處。而常患數多。如賀文林賓柳等州。當東西水陸要衝。食鹽既多。益而發泄。而常患數少。欲望我聖慈。下臣此章於運司。使之廣一路利便之要。別行措究。於公家無所虧。於民間無所害。

實為一方久遠之利

臣寮罷通州敷鹽議淳熙六年。臣寮上言曰。切見廣西敷賣食

鹽已行住罷臣謂廣西數覽由官復莫
令通州縣數鹽無一毫之利止是公吏鍾
戶籍以年利擾民因循不革以其久爾欲
望睿旨下淮東轉運司將通州均數人戶
買鹽取見詣實
目下住罷之

廷臣西川革弊議淳熙六年廷臣上劄子
云陛下明服制置總領
茶馬三司同所屬分司深思遠慮申遂特
考察之禁嚴三歲推排之法痛絕弊源以
增虧額俾毋損於公無傷於民心其講究
長久善後之策以副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朱熹浙東鹽法議曰浙東所管七州而四
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
而民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
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

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受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已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民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

# 福建鹽法議

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又必爲吏者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稍減卽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倖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臣欲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爲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已夫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較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價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

之數拘之也海鹽之錢所以取以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産輸錢之所以重也欲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就亭户買鹽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引額可增海搬可罷而計産所輸亦薄矣欲乞聖慈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爲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詔施行

## 林光朝兩廣鹽事利害狀 廣西提點刑獄

光朝奏曰臣竊聞廣南路鈔鹽行之三十年而利害常相反今西路日不足而東路歲有增羨兩路

利源出於一本豈西路官多不辦事而東路多能吏耶且臣所領惟一路刑獄鹽課非臣所當議然財屈人貧用度不繼則有盜賊盜賊不能禁所責在臣今廣南鹽事提舉官初無東西路之別即利害多寡宜出一體不應東路常有餘西路常不足西路終歲勞苦米價常低少東路鹽船別無回貨其所得米如泥沙廣東販鹽上西江小客未及數歲即爲富商西路農人日以貧東路商人日以富東路一糴鹽至西路或得米十四五石其傷農也如是而有司不以爲異悠悠海內相習成風雖丁寧告戒而此風未易言也今東路賣官鈔不足而鹽率有餘乃至給由子候官鈔比折是東路鹽流通每如是也漕臣乞罷西路折苗錢取廣州石康鹽散賣本路界內人食

本土所有之鹽而東路鹽船勢須隔斷即西未常有餘是以漕計自足民力自紓此爲西路之計莫善於此今西路已罷折苗錢又聽東路鹽船依舊來西江每鈔面雖有定額然歲額常不足歲額不足久之轉甚柳象俸給多闕沿邊每費支吾歲一不登盜賊間作臣竊聽前後有言廣南兩路鹽事不便者亦可數陛下必洞見其利害若廣南鹽事初無東西路之別自別通融認歲額今以西路爲貿易之場而息錢盡歸東路西路所入惟鈔面一件耳東路歲額五十萬西路四十萬所入多寡有此相遠而所定歲額其不相遠如是若使兩路同辦歲額除鹽本錢照兩路舊例合用之數其餘息錢於米賤之時自可於所在拓糴以爲水旱賑恤之備閩中仰食於二廣

閩人足食則其餘米船或可以到浙東此其爲利自不少也前後論此者章疏具在望令兩路共認歲額仍令兩路帥臣監司條具經久可用之法卽駱越之人蒙被朝廷均一之澤不勝幸甚

## 朱熠收買浮鹽議

殿中侍御史熠上言曰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眞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

正鹽。視昔猶不及。尚何暇為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籠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為市。却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盈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鬬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

## 黃榦代撫州陳守復田賦寬榷禁議

奏曰古者取民。惟租稅而已。其它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鹽榷之禁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宜以紓目前之急。今國家榷法。密於前世。無一孔之遺。租稅為公家經常之用者。顧

乃爲姦民易名。淆亂簿書。謂之逃戶。夫戶逃其田固自若也。水不能漂。火不能焚。其所以不究見者。而鄉司實執其權耳。使產之陞降。出於鄉司。而爲是逃亡倚閣者亦出於鄉司。爲官吏者。又皆苟簡歲月。應聞逃責就胥。一一而研究之哉。莫若使縣令盡括諸鄉之逃戶。具爲一書。隨其一任之力。根括搜求。期復舊額。及其終。更具申於州。州考其實。以爲殿最。少示黜陟。磨以歲月。則稅額可以復舊。而國用可以自足。與夫督屑於常賦之外。以求足用之道者。大相遠矣。

元趙天麟上薄差稅策曰。臣聞晁氏云。三王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令國家灼知此道。爰究時宜。旣立斤絲貫鈔包銀丁石之法。又立賦稅三十而一之例。然而公廩無爾年之積。私家無備急之儲。皆以郡縣不均之所致也。臣又以言者。民之日用。增其課例。而人不知苦。伏望陛下降彌天之厚福。顧下土之微民。勞布玉音。允符嘉會。凡天下民戶。自鹽課約量增添之例。除差稅之半。臣先所獻萬言策內。均科差稅之法。乞之並詔諭郡縣。而均定之。用爲成式。若然。則廓造化之洪恩。振內外之喜氣。獲神祚之陰祐。發太平之祥徵。民安而社稷自安。民富而社稷自富矣。

## 宋文瓚請江海擇置戍將疏

至正七年。兩淮運使文瓚

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眞州次之。我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纔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急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我國家有矣

鹽政志卷之六終